旁白:

查理苏第二次从孙主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已过了午夜一点。

手机上，时间的下方是来自女孩的信息，她已经回家了，让自己不要担心。

心情好像终于获得了片刻的轻松。

医院里寂静无声，从远处望去高耸的楼宇仿佛一座巨大的墓碑，立在城市中央。

他打开了唯一亮着的那间办公室，头发花白的老者趴在桌上，手边茶杯里的水早就凉透。

几个小时前，就在自己与孙主任僵持之时，老家伙突然赶到，不仅为自己说情，还把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。

还有一年就退休了，得让他省点心。

他脱下外套，小心地披到老者肩上。老者却从梦中惊醒，直起身，摇了摇头。

何医生:

老了，睡都睡不好。

查理苏:

你之前还说自己老当益壮，退休了要去环游世界的。

何医生:

那都是后话了。你什么时候能不让我操心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安稳退休。

毕竟我当初也算是答应了你妈妈……

旁白:

老者摇摇头，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转而在柜子里翻找起来。

何医生:

没吃饭吧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

旁白:

他笑眯眯地拎过一个保温桶，打开来，热气飘出，空气里弥漫着香味。

何医生:

我老婆给我包的小馄饨，还热乎着，给你几个。

查理苏:

你自己留着吃吧 ，我还有爱心泡面。

何医生:

还爱心呢，都不知道冷了几个小时了。不吃拉倒。

旁白:

虽然这么说，他还是拿出两只小碗，分了一半。

查理苏:

师母来过了吗?

何医生:

让我儿子送来的，年轻人睡得晚，我老婆每天八点就要睡觉。

查理苏:

那你最近天天加班，她不说你?

何医生:

哪能不说啊，又开始搬出老一套的话了。

什么当年就不该嫁给我，医生的心都在病人身上,根本不在家人身上。

我只能跟她说，等我退休了就带她环游世界。

什么意大利、冰岛，年轻时候没去过的都要去一遍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了笑，舀起一只小馄饨，细嚼慢咽。

何医生:

到时候我的担子 ，可就要交给你了。

查理苏:

以后病人只会说，查医生青出于蓝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

何医生:

就你会说。

我听说Alan也搬回国了?

查理苏:

嗯，他儿子吵着要来，说在国外没法学武术，结果回来了又不适应国内生活。

何医生:

你现在还经常去Alan那里吗?

查理苏:

去，但我是去跟他儿子谈心，教他该怎么适应一个新环境。

何医生:

不错，你适应能力强，适合去教。

查理苏:

再去几次，我心理医生的证都能考出来了。

旁白:

何医生听后大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呛到了又开始咳嗽。

查理苏:

一把年纪了，吃东西能不能稳重点。

何医生:

稳重的话，我还会收你做徒弟?

查理苏:

所以你为什么要收我?

旁白:

何医生沉默不语，只是看着查理苏的紫色眼眸，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。

何医生:

Charlie，其实……你和她除了眼睛像之外，性格也很像。

都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。

但是有些浑水不能蹚，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碰。

你刚才应该又去了一次孙主任的办公室吧?我知道,就算是停职也肯定拦不住你。

查理苏:

嗯，但我什么都没发现。那个保险箱里只是普通的药。

何医生:

所以你看啊，你光有理，但没证据，也没什么意义。

很多时候，医生只能救人，救不了别的。

查理苏:

你不想知道真相吗?

何医生:

你还年轻，等你再大一点有了家庭就会懂。

不是只有知道真相才是好的。

比起真相，我更担心这会不会对我的家人带来什么影响。

你现在也有重要的人了，不是吗?人得自己成全自己。

旁白:

他拍拍查理苏的肩，疲惫地站起身，走到门口。

查理苏:

老何。

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你的一切都是被别人安排好的、生死都不由自己，你会怎么做?

旁白:

老者隐没在门框的阴影中，他看上去老了许多。

何医生:

我会当做不知道。

很晚了，早点下班吧。

查理苏:

可是我没法当做不知道。

我的心里长了一根刺，每当有一个人因此死掉,这根刺就要往下深一分。

拔不掉了。

旁白:

回答他的只有窗外的风声，可答案会在风中飘吗?

查理苏第一次没有开车回家，他走在街上，认认真真看着周围的一切。

他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究竟藏着多少罪恶。

半响过后，他拨通了电话。

查理苏:

吉叔，我要你马上调查一个人，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主任，孙泰中。

旁白:

电话那头的人即刻应下，短暂的沉默后，又给他带来了一个并不算好的消息。

查理苏的父亲已抵达光启市，并提出要和他见面。

查理苏:

……我知道了。

旁白:

剧烈的头疼猝不及防，查理苏颤抖着掏出口袋里的药，大口吞咽下去。

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他头顶，有什么庞然大物张开了口，仿佛要将他吞入腹中。

查理苏回过头，身后广告牌上的黑翅膀扇动了一下，又很快消失了。

有什么飘落了下来，可能是初雪，也可能是羽毛。